



一群疯狂的女神

靠身裸体

披头散发

女神的住所

在高空飞舞

罗大冈文集

正雷雨的时候

谁在扫荡

这是谁云?



骚云,骚云

这是谁过时的诗

不饮酒也可见醉雨寒雨寒

时间可以倒转

现在我正七十岁

罗大冈文集

第 II 卷

残 云

一群疯狂的女神

赤身裸体

披头散发

神话中的巴比伦

在高空飞奔。

正雷雨的晴

谁在扫荡

~~这是~~ 残云？

残云，残云

这是残云的饰

不能见面 ^和 雨声两重两重

时间可以倒转

想当年我正二十岁

目 录

一、文 论

诗人萨曼	3
向艾吕雅致敬	25
让·拉斐德和他的作品	46
阿拉贡的道路(续篇)	60
人格与文风	78
关于巴尔扎克	102
平凡的奇迹	114
弗·莫里亚克简介	119
乔治·桑《木工小史》译本序	123
现实主义戏剧家莫里哀	139
试论雨果	145
试论《追忆似水年华》	162
诗人兰波	174
法布尔《昆虫记》	181

二、诗创作

无弦琴

1. 流星群

流星群	193
假如我是诗人	195

珠有泪	196
农村夜雨	198
微风	199
新春第一燕	202
白天鹅	205
天安门上空的眼睛	208
柳暗花明又一春(组诗)	212
一杯美酒	212
北京的春风	213
严冬里的阳春	214
白发逢春	215
我们是人	216
小树在哭泣	219
闭目行巡	222
阶下吟	225
我可不是老乞丐	226
挽歌	231
赤脚	234
2. 静静的小窗	
静静的小窗	235
残疾者的爱	237
清溪笛韵	241
散步	245
乞丐	247
苹果三题(组诗)	249
园丁	249
姑娘们	250
地球	250
欢乐的邮递员	251

原始生物学	255
大胆姑娘	256
最后一次	257
3. 残云	
残云	263
无法投递(四行诗六首)	264
怀乡病(四行诗十二首)	266
黄昏	269
候鸟	271
黄叶吟	273
曼陀罗之歌	275
野果	276
《无弦琴》后记	278
诗十五首	
夜	283
草菊	284
短章为 S 作	285
骨灰(诗料)	287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289
人造卫星 飞过北京	292
巴格达	296
埋头苦干的人	298
雪莲 一	299
二	300
顺兴车站	302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303
小春二月	306
蜗牛之歌	307
晨曦	308

三、散 文

悼哈缪	313
闲 适	323
永远澄碧的天空	326
把窗子开向春天	329
观日出	333
悼萨特	338
海滨荒冢	344
竹林夜雨	349
翠竹风骨	351
三十三天风尘录	354
“关门打狗”及其他	360
三访罗曼·罗兰夫人	367
一部赞扬中国人心灵美的法国小说	376
耐人寻味的《秃头歌女》	384
徒工浅言	397
罗大冈自传	405
长安的红叶	408
墓园微风	410
老石匠的墓碑	417
乌篷船	423
淡淡一笔	427
海滨人影	432
浪花、泡沫、大海	437
三朵浪花	440
孤独的巨人	442
树上刀痕	444
散文与散步	448

回忆梁宗岱	457
荒地春秋	461
一寸光阴一寸金	468
悼念法国汉学家于儒伯	473
值得尊敬的智力劳动者	478
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	486
望舒剪影	491
小兵怀念将军	502
鉴湖魂	513
头戴钢盔的诗人	516
白帆片片	522
海 松	524
法国诗人比埃·塞盖斯	528
渔舟夜泊西垣外	530
假牛与真牛之争	535
巧遇艾吕雅	538
八旬老人述怀	544
敬老日	553
山明水秀忆童年	557
断头台上的歌声	562
街心公园	568
封建大山推倒之后	571
我的师傅	579
粉蝶	581
漫谈诺贝尔文学奖	583
十年寒窗	593
译诗难	601
枯草情深	608
祖国的心声	611

赤足少女	618
诗言志	622
巴黎诗坛巡礼	634
西湖之子	645
酒冲鸡蛋	648
竹林大盗	658
难得和诗人弥修会面	661
告别象牙之塔	670
罗大冈自述	672
一位学者的谢世	676
哀悼我敬爱的祖国	678
修罗场	684

一、文论

诗人萨曼

沉黯的生活压着瘦弱的肩,为了面包,跋涉在无尽头的平凡的日子里,已经流满了一身汗,倘使在这以外,再想追求什么,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不幸,无法解释。可惜神话中的仙女如今不再出现了,她们的万能魔杖,也只好让小孩子去张大了嘴神往,剩下在这世界上的,是沉重,蠢笨,无情的命运,像一块岩石,人和思想,梦幻和现实,好歹一齐压在底下。有人想用头颅做支柱,从岩石底下竭力伸出手来。不顾死生,要夺回他认为值得作为生命代价的一切,这一幅悲惨奇特的图画,使人难以相信,直当作荒诞传说中的英雄奇迹,可是他竟这样做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不幸,无法解释。

终于他的瘦陷的胸脯放弃了最后的微弱的呼吸,命运剥夺了他在生活里应得的平常的幸福,剥夺了他的年寿,整个吞没了他。让堂·吉珂德来陪伴这个不幸的孩子的荒唐的灵魂!他终于在命运的无情的手里夺回了一些什么?薄薄的几卷诗,人家称他一声诗人。这就是诗人萨曼的一生。

亚尔培·萨曼(1858—1900),翻开普通法国文学史,讲到现代诗的部分,不常发现这个名字。即使发现了,也只是用那么十几行字,介绍一下而已。萨曼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瞒你说,实在是很隐微的,既没有开辟什么新的方面,也不曾达到高出一切的阶段,短促的生涯和困苦境遇,所允许他留下的艺术遗产只

能是这一点点。许多人免不了要轻视他的贫薄,可是没有人会对他失去同情,真的,如果明白这位可怜的诗人的身世,你将发见这些贫薄——即使定要说他贫薄——的诗卷,包藏着无非是辛酸的眼泪,尽管他用了任何富丽的想象,来掩饰他的真面目。去年冬天我到法国,见书铺里有最近再版的他的作品,我不能不衷心替这位诗人庆幸,因以前我一直以为法国人该早把萨曼束之高阁了。又有一位同学对我说,萨曼很为法国女人,尤其是小姐们所钟爱,理由是他的艺术里富于女性的温柔,这是一个有味的话题,我们且留着在后面说,萨曼总该得到安慰了,人家没有忘记他呢。

可是萨曼不爱说话,这是一个冷静的瘦高个儿,老是在那里想什么,你如果和他对坐着,他的沉默将使你受窘。要是他知悉我们在这里唠唠叨叨说他一大篇,他将如何生气呢?他定要摇头笑我们吧。不过我很放心,他的微笑中即使含一点讥嘲,却绝无恶意。恶意在这个人心中我相信没有存在的余地。你说他的冷静里是带一点傲慢么?不,你的判断太快了,他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对一切全不热衷,偶尔向周围投掷漫不经心的一瞥,这种超乎利害打算之外的坚忍的瞥视,他甚至投掷在自己的忧郁上。这心境,也许不是人人皆能理会,但它是成为艺术家的一个要素,因此他虽常常浸在忧郁的痛苦里,可绝对不曾怨天尤人,他永远预备着一颗宽大的心,去原谅一切,他原谅了自己的痛苦,并且在自己的痛苦中原谅了别人。

他的瘦削的侧影仿佛有不可侵犯的高昂,而沉静的姿态里则蕴藏着近于神秘的缠绵,诗人夏默说“萨曼是天鹅”,这一个富有才情的比喻,画出一幅萨曼的小影,胜过我一千句拙笨的言语。夏默说:

萨曼是天鹅,这差不多不仅是一个比方,他是天鹅,所以有那种和谐的冷静与眼色。这完全不是嘴爪锋利的受伤

的猛禽，而是平静傲岸的从教堂的壁画上飞下来的圣禽，它眼底，只反映出从河水上漂过的一切。他是天鹅，所以有这种冷漠忧郁的姿态……天鹅，阴影的朋友，我见他悠然自得地浮泳在西班牙公主的花园的水池上……”

何以像天鹅呢？我们再听夏默：

他的手臂有一种优美的姿势，像蜷缩的鹤足，他有瘦长的躯干，瘦长的脸。他的深蓝的眸子，隐藏在眼镜底下，有时现出十分神妙的样子，就是说，一直往上轮，剩下两只白眼。同时，他的脑袋一直向后仰，眼珠子往上轮，隐没在眼睑底下，于是眼睑就轻轻合一下，这时手臂重新做出优美的鹤翅姿势。那些手指，仿佛是悬空挂下来的。接着他靠到身边的桌上，喷一口浓浓的雪茄烟雾，眼睑还在动，脑袋慢慢转回来了，于是他凝神注视着我。

夏默不但给我们描下了萨曼的侧影，并且描下了他的灵魂。这忧郁的天鹅，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这世界，他喜欢在现实上面建筑幻想，他的近视程度颇深的眼睛，一半注视着现实，另一半注视在他的梦里。谁都一样，即使是顶粗笨的人，如果不用梦的华采来涂在平凡冷酷的日常生活上，是没有法子活下去的，只是我们没有敏锐感觉罢了。

波德莱尔说，诗人们是云间的王子，地上的生活，不过是他们的痛苦的幽囚。

萨曼的逝世正在十九世纪闭幕的那一年(1900)，这诚然不过是偶合的现象，却给了我们许多巧妙的启示。萨曼的背影，远远地渐渐消失在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落日中，他是送葬行列中最末的一人。他唱着十九世纪的挽歌。虽然在社会生活方面，资

产阶级的统治直到 1914 年的世界大战和稍后的俄国革命的爆发,才显出明白的裂痕和衰老的趋势,但在文学上,艺术家们是特别敏感的,他们往往是大风雨的信号,社会生活变动的第一燕,象征派的诗人们早在十九世纪末叶替他们本身所属的文化的命运唱着灰白色的挽歌了。法国的抒情诗在十九世纪的繁荣是空前的,它的接连的转折和不断的奔流,质的繁复与量的丰盛,往往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唐代。浪漫派的雄壮的号角是开幕的序曲,而象征派这朵绮艳的病态的奇花有如夕阳反照。萨曼,在这繁弦急管的十九世纪诗人队伍中扮演了“和音”的角色,每一个音奏,都可以在萨曼的歌声中找出回响。可是,这回响是何等衰弱低微!整个世纪末的心的烦嚣劳瘁与昏眩,难道也由这临终的微叹和低泣一般的回响代表着吗!

我们在挽歌的合奏中,终于能辨别出萨曼的清晰,幽邃的呜咽,正因为这回响虽然低微衰弱,却有它的不可忽略的独特性。萨曼的艺术是很不容易用派别来标明的。谁的影响他全接受,谁的骥尾他全不屑附。那么哪一点是他的独特的风格呢?有是有的,你不能躁急,等他的细弱的、葱怯的手,颤颤地指出很隐微然而极纤细的几个要点来。有人说萨曼真胆小,他写诗这种扶墙摸壁的态度,正仿佛一个怯者在走独木桥,手抖兢兢的扶着栏杆,一步一步移过去,生怕失足掉入水中。有人更不客气,认为萨曼才拙不可讳言,他的创作,离不开摹拟,可是他竭力想掩饰摹拟的痕迹,他的平庸,他自己也意识到,因此力求避免,这就是他的吞吞吐吐的态度的由来;同时这种努力,是值得钦敬的,它已足够使萨曼超出本身的平庸,超出平庸诗人的行列。

要说明萨曼的艺术,最好先申说他的二重的秉性,我们不怕重复,因这性格已经成为这篇短文的线索。萨曼是深思的,多方的顾虑,使他有澄明的睿智,高昂不凡的态度,这在他是极自然的,这是由于他的深远的反省与观察,但不幸就因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了,所以完全失却冒险与勇往的气魄。在艺术上,他采取

折中的办法。他固然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连做别人的忠实信徒的决心也缺少。对于任何纠纷,他始终站在旁边看,在静穆的微笑中,他的目光在辨认各人的真相。他在各方面采取他所能采取的,他所需要采取的花粉而酝酿他的新蜜。因此,他的作品,人家可以察觉巴尔那斯派的清晰,象征派的朦胧。(前者可以《壶柄集》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西班牙公主的花园》)

从不曾发表过的萨曼的零碎杂记中,我们可以找出一点材料,证明萨曼对于艺术的意见。他平时阅读文学作品,随时记下感想与批评,归纳起来,大概他认为理想的作家、理想的作品,首先应当正确,明净,简洁,亲切,匀称,并且合理。因此制作的态度,应当首先忠于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心,绝对憎弃矫造,爱重自然。这些话,没有半点创见,极其平庸,并且稳健,可以说与法国传统的古典精神十分合拍。在根本上说,萨曼原不过是这样一个稳健平庸的人物,可是这一点,却并不是他的美学的全貌,在诗歌上,尤其是形式,他还有别的探险,虽也脱不开别人的影响。

萨曼是二十二岁到巴黎的,到巴黎以后,他的眼界才渐渐扩大。以前,虽然早已沉溺在诗歌方面了,可是他所私淑的大师,还是拉马丁、缪赛、雨果等浪漫派的先进,他的趣味还不能越出浪漫派的藩篱,其实这时《恶之花》已经二十三岁了(《恶之花》初版于1857年,比萨曼早生一年)。萨曼因限于环境,见闻的孤陋,是不足深责的。因此到巴黎以后,他就热心于波德莱尔、魏尔兰这些人了。尤其是波德莱尔,他的强烈的个性容易给人影响,萨曼不能逃出他的势力,完全被他征服。波德莱尔给萨曼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波德莱尔,萨曼在英语文学里找到另一个同类的偶像,爱伦·坡。让我们看他对于这两位偶像的颂词:

波德莱尔,因他的十四行诗结构的锤炼,自从雨果一辈的铺张喧腾以来,可以算是仅有的一人了,他能将意志与规

律来驾驭灵感。这是罕有的优越的艺术,结晶于毫无瑕疵的形式中,而它底光璨坚固的绝对性,给人以宝石之感……

——《未发表过的杂感录》

对于爱伦·坡,他也热烈赞扬。

确定无疑,他是最伟大的人。概念的强烈,假设的宏富,想像力的神奇,永远被一种非常的意志力所约束而支持着,集合这几种机能,使他在艺术上成为惟一的人物。倘使“完美”这个词是存在的,就该用在他这种情形之下。

——《未发表过的杂感录》

崇拜与摹仿是孪生的姐妹,崇拜到绝顶不知不觉已经在摹仿了。萨曼受到波德莱尔的明显的影响,首先自然在形式方面。爱伦·坡的注重音调,在英文诗上开了新的方面,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也可以说是法国文学上的一种不朽的建树。因这两位古怪的诗人,在意境上皆有与众不同的抱负,故不能不力创新的格调,来表现独特的内容。他们处理文字,处理诗句,好像雕刻家对付石头,铁匠对付赤铁。强硬的打造,细巧的磨琢,使诗歌完全成为有意的制造品,纯粹的艺术。因此他们的作品,在诱人的外表之下,均支持着有冷静严肃的骨骼。这给了萨曼无穷的启示。以后他几乎完全在形式上找出路了。他的灵感来源本不甚丰富,因他的心智的界限不幸受了生活的拘囚,他隐伏在斗室里如何创造艺术的天地呢,于是往往在形式上翻腾新的花样,而内容有时不免是重复了又重复的。萨曼对于文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他把诗句看成万能的东西,仿佛魔术师之于法宝。他的野心,以为色、香、声、触,一切内的外的感觉之闪现,情潮之起